

吉他手 黃展鵬 Flamenco 改變人生



■黃展鵬和太太都鍾情Flamenco，對在香港推廣充滿信心。



■黃展鵬 (左) 在西班牙向多位音樂家求教。



■黃展鵬 (右) 回港後組了一支Flamenco樂隊，既演出，又是文化推動。



■一把吉他和浪迹歐洲。

說是藝術中心，其實只有黃展鵬和他的日籍太太Reina Tamaki夫妻組。黃展鵬負責Flamenco吉他伴奏，太太教舞蹈。幾個月前，兩人終於結束了因租用政府場地教學而四處打游擊的生活，在上環找到一個單位做studio，可容一整支band演出，鐵釘鞋霹靂嘩嘩地跳着，「樓下是機房，難得。」他稱此處為香港獨此一家的一家Flamenco中心，一方面是強調他們的正宗和純粹，一方面希望Flamenco有一日也像肚皮舞、Salsa一樣，在港人中流行起來。

一把吉他獨闖歐洲

如果不是5年前的歐洲流浪，Flamenco不會走進黃展鵬的生命裡。

25歲之前，黃展鵬是一個混跡流行音樂圈的職業樂手。因為一次偶然的機會，認識了Beyond樂隊的前吉他手William Tang，兩人更成為搭檔四處演出，從酒吧到大型機構場所。「那時候我也寫歌，可是2000年以後，覺得香港的流行音樂很灰，來來去去都是那些，沒有內涵。」那時他住在牛棚藝術村，常聽一位前輩藝術家向他講述當年歐洲流浪的經歷，並鼓勵他去尋找音樂靈感。

「開始籌錢時，認識了一個女孩。她17歲離家出走去了歐洲，很多年後才回到香港。她告訴我歐洲不需要那麼多錢，你就買張機票帶着吉他去吧。」他那時單身沒有負擔，不會英文，又不了解歐洲，帶上一個好易通就真的買了張機票去了。第一站，巴黎，第二天就遇到貴人。

「我去航空公司櫃檯要把機票改簽一年，拿了張事先寫好的英、法文的紙條，他們就交給了一個香港職員處理。他見我膽租租，就讓我去住他兒子的房子，整把鑰匙交給我。」白天他在街頭彈吉他，因為只唱廣東歌，引起不少人圍觀，一個麵包就是一頓飯。之後他流浪到荷蘭、德國、捷克、奧地利和意大利，吉他就是他的生存工具。如果要講歐洲流浪的故事，他說，可能幾天

幾夜也說不完。「每個地方都有奇遇，可能是搭錯巴士，可能行錯一條路，如果不是這樣的話，我不會遇到那些人。」

流浪他方的決心

西班牙在行程的最後一站，之前只知道那裡有一種叫Flamenco的音樂。到了南部城市格拉納達(Granada)，在當地的一個小酒吧遭遇了一場Flamenco的表演，他坐在第一排。當時的震撼黃展鵬至今未忘，手指撥弦的飛彈加上時而婉轉低回時而高亢熱烈的旋律，他的心裡是羨慕而又嚮往的。

起初他不過是想從街頭或酒吧尋找Flamenco藝人拜師，初步了解Flamenco吉他的基本知識。

「我一句西班牙文都不會，真的和他們難同鳴講。後來遇到一位中國長沙來的留學生，他教我西班牙文，我教他彈吉他。」但這種學藝的生活也因為生活來源的不穩定性給他造成很大的困擾。4個月後，他的一位吉他老師返回老家，他也開始面臨去留的問題。

「雖然眼看生活費越來越負擔不了，心中還是有不甘。」他曾特地在當地買了一把人手製作的Flamenco吉他，近上萬港元。「吉他這麼貴，如果不多學一點就說不過去。」他用擲錢幣的方法決定自己的去留，公面留，字面走。他一連擲了9次，竟然都是「字」，他不敢再扔了。

他買好返程的巴士票，決定在臨走前去南部的首府西維爾(Seville)，也是Flamenco的中心，最後一遊。最後的表演，他選擇了唱Beyond的《不再猶豫》。

「在市中心表演完後，有一個中國人走過來和我聊天，說當晚將有一個年度的大型Flamenco狂歡，一定要我留下來欣賞，並提供了住宿給我。」相約之後，他繼續前往鄰街表演，再次遇到中國之音，這次是一個在當地學Flamenco舞蹈的香港女孩。

以西班牙南部城市西維爾(Seville)作為歐洲流浪的歸宿，吉他手黃展鵬(Penny Wong)終被佛蘭明歌(Flamenco)旋律的自由激盪深深吸住。本來是為香港的流行音樂尋找出路，如冥冥注冊般，卻成為佛蘭明歌藝術的傳播者。

09年才成立的「香港佛蘭明歌藝術中心」，除了教授佛蘭明歌吉他演奏和舞蹈，還有各種有關西班牙文化的分享會，是香港唯一推廣Flamenco藝術的專門機構。「就像那個鞋商知道賣鞋給非洲人，香港潛在的市場很大。」30歲出頭的黃展鵬樂觀地說。

■文、攝(部分)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小島



「她建議我報讀當地的藝術學校，系統地進修Flamenco吉他。他日回到香港，會很搶手。」他仍在猶豫，「為什麼天意明明是在讓我走，我還能留下來嗎？」「也許是老天讓你換一個城市而已。那個女孩對我說。」

難得的二人同心

黃展鵬是在讀Flamenco專業藝術學校第一年的聖誕節認識太太Reina的。Reina在20多歲時，愛上了Flamenco的舞蹈，不惜辭去之前在名古屋收入穩定的牙醫護士工作，千里迢迢到西班牙深造。

「她不會講英文，我不會講西班牙文，剛開始的交往，都是寫漢字。漢字行不通，我就用易通翻譯成英文，再轉成日文。」如今，太太隨他在香港定居，亦可以聽說不少廣東話，但西班牙語仍然是他們日常交流的語言。兩人2009年夏天回港，在亞洲地區推廣Flamenco舞蹈，也是太太的願望，因此也和他一樣的樂觀。「之前租政府的活動室很辛苦，往往要提前30天左右預訂。她那時早上都是5點鐘起床去體育館門口排隊，等到7點鐘才開始受理。」

回憶在藝術學校3年的學習生涯，儘管內容不免單調，但從早上9點到夜晚睡覺前與吉他的苦練，對他來說，是日積月累的財富。「我從21歲就確定走音樂的道路。」黃展鵬說，他堅信他們的Flamenco會被更多的香港人接受。Flamenco改變了他的人生，他希望讓更多的人能感受這種神奇。

黃展鵬回港後，還成立了一支Flamenco樂隊Sol Y Flamenco，融舞蹈與音樂表演於一體。2月中，每個月四晚8時，他們將在灣仔的Uno Mas酒吧進行2個小時的演出。地址：灣仔路克道54-62號。此外，本週六下午2點半至4點，在上環的佛蘭明歌中心(<http://www.fachk.com/>)有免費工作坊。

微語錄

微言大義，或以小見大，或是新鮮八卦。微博時代，每周精選語錄，是以記之。(以下均轉載自新浪微博)

韓寒(作家)

幾年前我博客裡寫過一次軟文，痛苦了很多個晚上，從此我發誓再也不寫軟文。一個寫作者的文字是不可以植入廣告的。微博既然是你自己在發佈，那也算軟文。無論品牌好壞或者公益與否。今天我違背原則，不配大家關注，我會連同我的另外一個帳號一起註銷，謝罪大家。對不起。(117)(編註：這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微博上露面，現已註銷)

朱天衣(台灣作家)

妹妹：人生苦短……況且，咱們無法重來……所以，拋棄該拋棄的，遺忘該遺忘的，記得該記得的，改變能改變的，接受該接受的，然後，收拾行囊，快快樂樂去流浪……或許，落魄在一個陌生的城市裡？(122)

棉棉(內地作家)

當我們在談論痛苦的時候，不是在談論疼痛、頭疼什麼的，我們在談論改變和不確定性。每日一切都在改變，一切都不確定，那就是苦。——宗薩仁波切(看到這裡眼淚流出來啦……) (125)

楊紅衛 風箏家族的女掌門人



■「龍頭」風箏是楊紅衛的設計，造型精巧，飛起來更有氣勢。

楊紅衛從1986年開始學做風箏，如今她和她的「紅衛風箏作坊」成為內地風箏界的代表。

在ifc見到來港主持商場風箏製作的她，帶來了自己的大小風箏作品，以江浙一代的絲綢為主料，附在竹絲上或形成龍頭、蜻蜓、蝴蝶等形態，繫上艷色，栩栩如生。

堅持手工

她的祖父是山東「濰坊風箏一代宗師」之稱的楊同科。算下來，到楊紅衛已是第六代，但在家中親戚中，只有她一直對風箏情有獨鍾。

「爺爺95歲去世，他在去世前一個月還在做風箏。可以說，是做了一輩子的風箏。」楊紅衛對記者說。

山東濰坊以兩種東西聞名，一個是年畫，一個就是楊家鋪的風箏。楊紅衛8、9歲時，開始圍在爺爺身邊看他做風箏，「那個時候爺爺做的是硬翅風箏，因為手藝好，賣出的價錢敢比別人高一倍。」

現在楊紅衛的風箏雖然比一般出產的要貴3到5倍，卻仍然供不應求，更遠銷歐美和其他亞洲國家。但她的風箏作坊成立至今，人數一直維持在5、6個人，是典型的家庭生

產。她說，紮風箏完全依賴經驗。竹子條的厚薄、絲綢翅膀的軟硬以及骨架架得鬆緊，根本無法用任何現代機器代替。「每一個風箏做完，我都會試飛。我父親以前就對我說，飛不起来的風箏就不是風箏。」

上世紀80年代初，山東濰坊舉辦第一屆國際風箏節，令濰坊的風箏為世人所知。受到當時對風箏製作的熱潮影響，楊紅衛決定全身投入風箏行業中，在家裡開辦的風箏廠負責設計。可是，她很快發現，風箏廠一味追求數量，而將傳統的絲綢用塑料代替，嚴重影響了風箏的放飛質量和信譽，機器量化結果，更限制了對風箏形態的創新。之後，她決定辭職，退回到家中自立門戶。現有的員工都是親戚朋友，最小的也有23歲。

風箏令生活富足

「年輕人多半都不願做這個，因為要處理買回來的長竹片，經常會把衣服弄得很髒。但製作風箏沒有幾年以上的



經驗，是不可能做好的。我們是在傳承手藝，但對年輕人並不強求。」

她在風箏設計上，也有自己的獨創。

既然濰坊出名年畫和風箏，何不將兩者結合，可以更利其所長。楊紅衛想到把年畫的圖案和形態應用到風箏上，於是她設計了「龍頭蜈蚣」風箏。因為龍的氣勢和蜈蚣形身軀的長度，放飛到天空，低空能聽到「鏗鏘」的聲音，高空

則更顯出其勢不可擋。

對於風箏這門生意，她有着如日本職人的堅持與認真，「我一直講求誠信，不僅是對質量的保障，也有自己的感情投入。」除了在外出席活動，她每天都在家中做風箏，風箏上天的一刹那，是她最開心的時刻。

幾年前，楊紅衛被評為中國山東省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代表传承人，曾遠赴美國進行風箏的示範教學和舉辦工作坊，她覺得這是風箏帶給她額外的滿足。「我靠做風箏能買房買車，還能到世界很多國家走走看看，還有什麼所求呢？」

■文、攝：梁小島